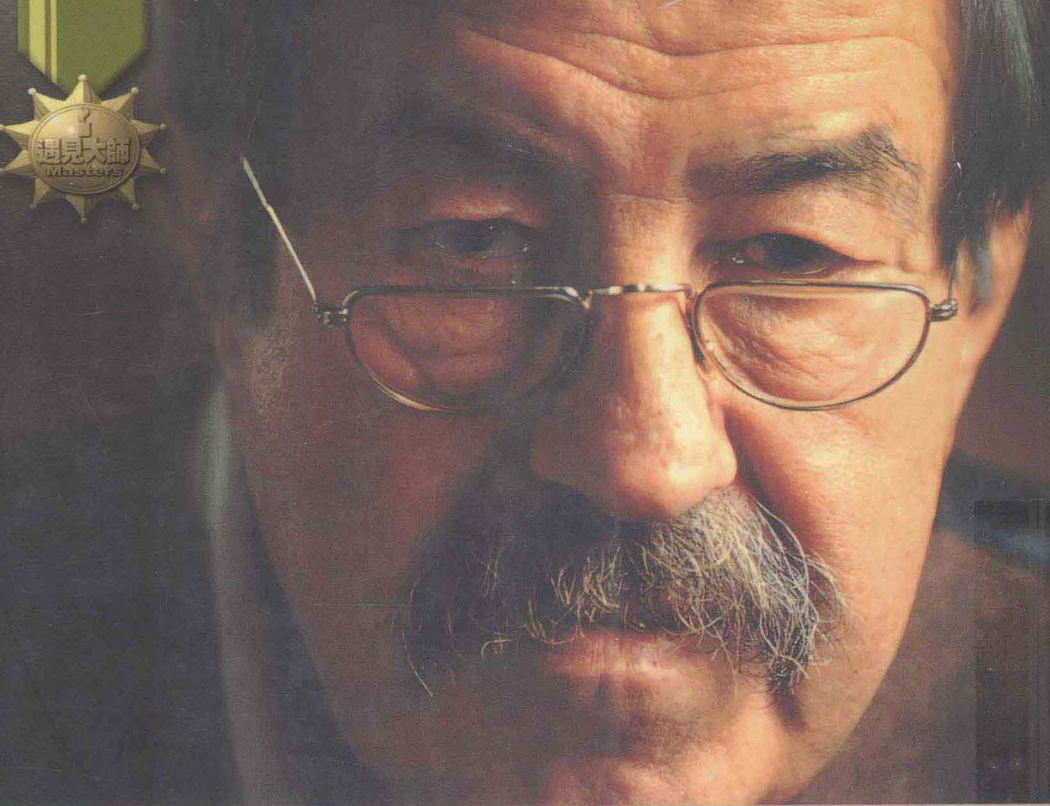




Vom Abenteuer der Aufklärung

啓蒙的冒險

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對談

啓蒙就是，思考已經思考過的東西，直到依然確信自己是懷疑的。
只有在懷疑中才能發現真理！

德國唯一贏得國際影響和尊重的文學家，帶你展開一場知性的啓蒙，
讓你開始「懷疑」什麼是真正的文學與人生。

鈞特·葛拉斯 & 哈羅·齊默爾曼 著 周惠 譯

先覺出版



Vom Abenteuer der Aufklärung

啓蒙的冒險

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對談

鈞特·葛拉斯 & 哈羅·齊默爾曼 著

周惠 譯

啓蒙的冒險：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對談

作者／鈞特・葛拉斯・哈羅・齊默爾曼

譯者／周惠

發行人／簡志忠

出版者／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

電話／(02) 2570-3939

傳真／(02) 2570-3636

郵撥帳號／19268298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策畫／薛曉源

副總編輯／陳秋月

主編／張嘉芳

責任編輯／李佳翰

美術編輯／陳廣萍

印製統籌／林永潔

監印／高榮祥

排版／陳采淇

法律顧問／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印刷／祥華印刷廠

2004年12月初版

Vom Abenteuer der Aufklärung by Günter Grass / Harro Zimmermann

Copyright © Steidel Verlag, Göttingen 1999

Chinese (Complex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4 by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imprint: Prophet Pres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 320 元

ISBN 986-134-024-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啓蒙的冒險：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對談／
鈞特·葛拉斯（Gunter Grass），哈羅·齊默爾曼（Harro
Zimmermann）著；周惠 譯。

-- 初版. -- 臺北市：先覺，2004〔民93〕
面；公分. --（遇見大師；4）

譯自：Vom Abenteuer der Aufklärung

ISBN 986-134-024-6（平裝）

1. 葛拉斯（Grass, Günter, 1927- ） - 訪談錄
2. 葛拉斯（Grass, Günter, 1927- ） - 學術思想 - 文學

784.38

93019031

我們更需要大師

張之傑

人類的學名是 *Homo sapiens*（智人），但人類的智慧有個別差異，更有族群差異，以後者來說，有些已參奪造化，有些尙草萊未闢，我們不禁要問：同樣的人類，怎會差異至此？

拋開人類學的種種學理不談，我們認為，關鍵有二：第一，經驗能否積累？沒有文字的族群，積累受到限制，不可能發展出較高的文明。第二，積累出來的經驗，能否整理、提煉出更高層次的智慧？這就需要大師了。

大師這個詞，一般指受人景仰的學者、藝術家或宗教領袖。按其影響力，可分為若干等級，有的跨越時代，有的冠絕一時。前者如孔子，上古文化要是沒有孔子的整理、提煉，中華文化將是另一番面貌，古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是有其道理的。後者如胡適，幾篇鴻文引起文學革命，將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推上國語

II

文學，造成思想界的空前變動，喻之爲新文化的播種者，誰曰不宜！

人們對大師的尊崇，往往具有宗教意味，思想方面尤其如此。一些宗教的創始者——佛陀、耶穌、穆罕默德等，都是大師中的大師，受到億萬教徒膜拜。在儒家文化圈，孔子「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同樣受到教主般對待。即使是一般的大師，追隨者也將他們的一言一行視爲金科玉律。宗教超越理性，以信仰爲基礎，是人類最堅實的思想活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大師是「信眾」共同樹立的紀功碑。

因此，大師的產生，多少和人類的英雄崇拜有關。二次世界大戰後，鑑於核彈的巨大毀滅力，武勇已不足恃，英雄崇拜跟著式微，有人甚至認爲，這是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另一方面，自社會主義集團瓦解，共產國家的種種不堪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人們這才憬悟到：烏托邦根本就不存在，那些驅馳人們追求烏托邦的思想或言行，都是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局。於是人類不再汲汲於追求理想，連帶著，人們不免要問：我們還需要大師嗎？

事實上，我們更需要大師。

第一，上世紀九〇年代初蘇聯解體，美國成爲唯一超強，意識型態對抗固然已成過去，但文明衝突升高，恐怖主義蔓延，貧富差距加大，生態危機嚴重。在這類人類的

III

未來愈來愈撲朔迷離的時刻，我們或許已不再需要英雄，但較任何一個時代更需要大師的指引。

第二，近二十年網際網路興起，彈指之間就可召來無量資訊，所謂「資訊爆炸」，已不僅是個形容詞。在科幻史上，科幻永遠走在科技前面，但網際網路是個例外。連科幻作家都未曾思及的網際網路，使得世界為之改觀，其影響豈止提供日新月異的資訊！我們需要大師，在這新興資訊體系下，建構不同於往昔的知識架構。

第三，自五四之後，民族主義興起，中國走上寡頭政治，獨裁者「作之君，作之師」，成為宇內唯一的「大師」。如今台灣已經民主，但國際政治處境尷尬，意識型態分歧，面對的問題遠較從前複雜。我們需要大師，為我們指出，如何使我們的民主脫離民粹、趨向成熟？

第四，近十幾年來，本土化潮流沛然莫之能禦，不過和一般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是：我們的本土化並非用來對抗全球化，而是用來對抗中國意識和中國大陸。然而，台灣和中國意識或中國間的千絲萬縷，豈是一句口號所能釐清？我們特別需要大師，為我們找到不亢不卑的文化定位。

是的，我們較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更需要大師！

IV

基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本社特別企畫了一個新的書系——「遇見大師」。我們從譯介做起，書系前四冊，以對談方式介紹四位當代德國大師——哲學巨擘哈伯瑪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大思想家伽達默爾和著名社會學家貝克。德國是哲學大國，從德國開始，具有標竿作用。

這個書系終將回歸本土，介紹我們自己的大師，域外大師固然開闊我們的視野，但終究不如本土大師親切。我們相信，繼若干前輩學者、藝術家、宗教領袖之後，繼起的本土大師將接踵出現。

透過這個書系，大師聲效如在眼前。所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大師們高屋建瓴的眼識，猶如知識之海的北極星，是攀登知識高峰的鎖鑰。當然了，讀者的支持，是本社最大的鼓舞，我們將儘量做好這個書系，俾不辜負讀者的期望。

（本文作者為圓神出版事業機構顧問）



給讀者的信

I

第一章 拒絕經典

——論美學與真實的獲得

1

第二章 理性的扭曲

——納粹獨裁與新畢得麥雅

3
5

第三章 罪與贖罪

——對德國存在領域的猜想

6
9

第四章 反對左傾唯美主義

——憂思啓示頌

9
5

第五章 文明的軀殼

——暢遊現代主義本性

1
4
3

contents



第六章 幼稚與世界末日

- 敘述作為對世界的嘗試性討論 187

第七章 非統一的意義遊戲

- 一位詩人愛國者的苛求 223

第八章 過去的真實

- 論未來與美好的集體精神 251

結語 憂鬱之光

- 鈞特·葛拉斯與啓蒙或一個德國的誤會 283

哈羅·齊墨爾曼

第一章

拒絕經典

論美學與真實的獲得

齊：葛拉斯先生，您從事了四十年的藝術工作，您是作家、畫家、雕塑家與插圖作者。流年似水，在這四十年中，您在聯邦德國的精神生活裡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如果沒有您，聯邦德國的文化、政治與文學的光輝將大為減色。然而在文學領域，您在德國竟沒有找到後繼者。為什麼會這樣呢？

葛：這下我可被問倒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德國會後繼無人。也許我可以舉兩個與德國作家相反的例子來說明問題，這兩個例子就是約翰·厄文^①與薩爾曼·魯西迪^②。兩人在散文和私下交談中直言不諱：他們在青年時代曾經如癡如醉的閱讀《錫鼓》與《狗年月》，讀後大發感慨：作家就是應該如此貼近現實。兩人都自稱是我的學生，他們都寫出了偉大的、具有獨創性的作品。在德語文學界也有一些作家的風格類似於我，可惜他們都是模仿者，他們照搬、甚至剽竊我的作品，缺乏創造性和個性。

我不想在此提他們的名字，不值得這樣去做。然而，我的敘述方式不是在德國，而是在國外引起了共鳴，這當然使我感到欣慰。拉丁美洲作家與我也有共同點，因為這種對待現實的方式——即將整個幻想、童話乃至神話納入到現實之中——適合拉美作家。與這些同行們促膝長談之後，我發現，我們大家擁有共同的傳統。這可以追溯到流浪漢小說，追溯到西班牙與摩爾人^③偉大的敘述傳統。這一點我們必須時刻牢記，因為流浪漢小說並非只來源於歐洲。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塞萬提

斯的作品，注意其文學內在的暗示，那我們就會發現，他的創作得益於他的摩洛哥之行與他在摩洛哥的囚徒生活，他吸收了東方的敘述方式並將其發揚光大。德國作家自然會從巴洛克時代的作家那兒獲益，儘管三十年戰爭，巴洛克作家還是了解了來自西班牙的新文學。格里美蕭森④不僅諳熟塞萬提斯，而且還熟悉塞萬提斯的前輩作家。塞萬提斯熟識流浪漢這個人物，他筆下的流浪女尤斯蒂娜是流浪漢的變種。格里美蕭森綜合了流浪漢與流浪女的特徵，塑造了流浪者大膽媽媽的形象。這就是歐洲文學史。歐洲文學一開始就致力於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後來由於我們的民族主義者堅決劃清各民族的界限，致使我們丟失了這種融合的傳統。今天我們有了創造歐洲文化的良機。流浪漢小說正是歐洲文化的典範，它從一開始就打破了各民族文化的界限，棲居於各民族語言之中，具有各種變體，從這些變體中我們仍可以窺見其本源。

齊：德國評論界經常片面地、消極地評價您的作品，他們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德國文學評論界是否已擅自將您的創作確定為一種特殊的綜合症，及遲到的古典主義綜合症，以至於他們面對您的政治活動與藝術獨立間的相互影響而茫然不知所措。

葛：您的問題太有誘惑性了，您想讓我闡述德國文學批評的源頭與發展過程。

我覺得由我來回答這個問題不太合適，因為我對某些領域缺乏了解。德國文學批評產生於古典主義晚期和浪漫派時代，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法恩哈根·封·恩澤^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學評論家，他的著作我至今仍百讀不厭。另一種類型就是詭譎的施萊格爾兄弟^⑥，他倆才華橫溢，目空一切——他們有資格恃才放曠，其模仿者則毫無資格——竟狂妄地宣稱：批評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這種誤解流傳至今，它主要表現在盧卡契（George Lukács）的著作中，甚至在電視媒體中蔓延。電視界武斷地宣稱：德國作家不再具有敘述才能了。沒有必要公開提出相反的證據。我可以隨口報出一系列作家，他們都具有非凡的敘述才能。然而所有這一切都遭到了忽視，都未被接受。因為上述事實不符合這些批評家內部對話的準則。他們在某種判斷上達成一致，並且堅決維護它。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經濟領域，最近就有些堅持某種基本原理的人向我們推銷新自由主義形態的資本主義。這些人酷似狂熱傳教的天主教徒，他們都固守某些神聖的原則，將之視為不容更改的信條，諸如聖母瑪利亞聖潔受孕或德國作家沒有敘述才能之類的論斷。輿論界顯然喜歡利用這類陳詞濫調，部分是因為它們一直具有某種娛樂價值。面對輿論的污蔑，作家們幾乎無可奈何。假如讀者在這凌亂的荒野中要想找到道路，他就必須擺脫假資訊的迷惑。

齊：您至今仍堅持不懈地將政治要求與文學要求緊密聯繫在一起，仿效像您這樣的作家實非易事。您在這方面獨樹一幟，而其他作家在政治領域稍微涉足之後旋即返回輝煌的純文學王國。這些作家是否要經歷一種適應過程——在德國我們一直有這樣一個過程——才能成爲您的繼承人呢？而這個適應過程在您的這種情況下，是否正好阻礙了傳統的繼承呢？

葛：也許問題的關鍵在於我竭盡全力地避免使自己過早地成爲經典作家，雖然我並沒有明確表達這種意圖。不斷重新開始是克服經典的前提，我始終害怕一成不變的規畫。當一位作家面對一堆素材時，他必須完全投身於這堆素材之中，這堆素材決定了他的寫作方式。素材不同，寫作方式也迥然不同。這一點是從我的老師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那裡學來的，我曾經受到他的啓發。德布林是一位多產作家，可惜他的作品在德國至今仍不受歡迎。在我的心目中他與湯瑪斯·曼（Thomas Mann）或布萊希特（Brecht）同樣偉大，這種想法無損於湯瑪斯·曼和布萊希特的聲譽。

然而，德布林的接受情況是怎樣的呢？除了《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之外，他的其他作品幾乎不爲人知。誰曾研讀過《山、海與巨人》這部描繪宏偉的未來藍圖的長篇小說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未到而立之年就創作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王龍三跳》，這部小說是一次異常大膽的嘗試，作者大步跨入二十世紀初葉，

巍然獨立於所有的文學潮流之外。從這部小說的敘述角度、情節的同時性和對風起雲湧的群眾運動的描述來看，那個時代的作家幾乎無人能與他匹敵。人們想將這部作品關進「未來主義」的囚籠之中，但《王龍三跳》與菲·馬里內蒂⁷式的、具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未來主義毫不相干。德布林的《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則受到了他人的影響。沒有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德布林就寫不出這部輝煌的小說，正如沒有喬伊斯，多斯·帕索斯⁸也寫不出《曼哈頓中轉站》一樣。但是《王龍三跳》卻開創了敘述的新路。就我的小說創作而言，我也許更多地借鑒了德布林的這部小說，而不是他的其他作品。

齊：您不斷地重新開始，您不想成為無創造性的經典作家，您也達到了這個目的。另一方面您自始至終都堅決與政治保持緊密聯繫……

葛：這是另一碼事。戰爭結束時我只有十七歲，可是同時我又歷經滄桑。戰後初期我開始補課。我如饑似渴地博覽群書，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十五歲就輟學了，所以我必須靠自學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我讀的書很雜，毫無系統性，但閱讀的數量卻很多。

在獲取文學知識的同時，有個問題頻繁出現，並且至今仍然揮之不去。這個問題就是：法西斯主義為什麼發生在德國？我認為納粹暴政的根源首先是威瑪共和國